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獻集卷十上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王志遠

文獻集卷十上

元 黄溍 撰

碑文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正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王公得請於朝疏恩三代爰狀其實來諗於溍曰是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

子滑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遼之蓋州總管公之高祖諱璘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太祖從睿宗南攻汴慼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厲誓不與敵俱生摧堅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既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真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之宛平因為其縣人高祖母曰伊喇氏曾祖諱德璋龔父職仍為管領女真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烏庫哩氏祖諱塄通文史尤善譯語事憲宗為筆且齊而以材學受

知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龍興垂六十年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佽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為真定路鄂囉總管真定於河北為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馭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母曰李氏鄂爾根氏父諱承良好修而嗜學歷覩古昔興廢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齊哩克昆總管府令史補徽政院掾史調將仕郎龔州等處納綿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為院以

承事郎為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為其院之規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祔葬宛平先塋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及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參議院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子其後公自大宗正府左右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又贈

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至是公
以中正院判官拜今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士亞中
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鄂爾根氏並太原郡夫
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
侯李氏魏氏並自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妻孫氏
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四世咸
有官序而緼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公實承
之公名洪字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敬服事

鄂爾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違缺寒夜則捧其足而卧病目則每旦以舌舐之至病愈乃已尚書府君既歿家事悉咨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禄必歸之且舉孫夫人匳具以奉馬先世所遺田廬則盡以畀其子慶不幸慶早世喪之過哀人尤以為難有餘貲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贍給之所引拔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至於莅官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内史府來謁選而六七年不得調

者三百餘人亟為闗白程其材品較其資歴而補署焉天歴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為東兵所殺掠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上旨俾往賑之頼以全活者甚衆収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三千五百餘人兵馬司主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為可知觀公行治之修則義方之教為可見是用牽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螟蛉女

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屢書不一書者銘曰

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來居于燕蟬聯奕葉踐敭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光未先委祉後人五世而昌煌煌密章貤恩父祖升華禁從疏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褎嘉假兹寵靈大啟厥家史臣作頌肅侈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廟碑

故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濵國公謚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濵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别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叅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沓至皆堅卧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

十到官歷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歷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塋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秘書郎引導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為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妥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蒇事饋奠惟謹以溍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溍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強讋伏而盜賊

化爲良民爲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屬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拄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關右薦饑壹以荒政爲已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槖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于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有司怠於奏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

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甦者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勞悲慼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禄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攄誠宣惠功臣榮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曰文忠卹典之優異先帝憫悼深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茍仁宗時公居禮部為侍郎尚書兩持文柄克廣賢路深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拒不與為禮書方寸之紙

令閭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為也所謨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蒞民政多
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
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
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為最久
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為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
生釣游處池深水寒猶將低徊不忍去況登斯堂而仰
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

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遂不敢辭而序其槩復為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閥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勒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孰遹公歸而止于此使者在門公不為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有命賁然來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宁寛是西顧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宫公像在斯

皇皇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故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謚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覲于

上京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

邸傳旨詢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爾島夷不足煩天討

因畫招徠之策以進深契上衷將使預聞國政公懇辭

迺降金虎符授公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

僉提刑按察使仍為御便殿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吕公
為公起舞焉醉而止公既還治閫中具宣徳意十六年
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旦上眷禮有加擢戸部尚書
數奏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賜以廷辯薄百官
俸非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夫參
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條陳二十
四事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晩留公毋行二
十一年春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

誠令臣等備一介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匱財即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上嘉納之因以公爲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爲臣他無所須祇須一印佩之擇參佐數輩奉詔以行足矣有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連絛納瑟瑟袍帽鞾馬鞍各一俾丞相善護視公妻子之留質京師者公既陛辭以夏四月發慶元五月抵躭羅躭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上先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幷移事國王及用事者日本

遣使郊迎甚謹請遂以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丙夜俄有舉火譟讙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薨得年五十有六夫人葉氏携諸孤跣哭赴愬闕下上聞訃震悼命頒其家衣廩如故給夫人驛券乘官舸五南還究其事尋謚公敏愍俟錄其季子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都中為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江賜宅一區田八千畮厥後都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公雖已得謚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

年春三月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
閩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閩國太夫人
既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上恩侈
前烈爰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
像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
世為宋世族高祖諱戬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
人太保南渡時嘗仕閩因家焉故又為福之長溪人曾
祖諱椿贈太傅曾祖妣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

夫人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太師祖妣林氏贈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潁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于顯應崔府君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為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叔父參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閫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沿海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諉之凡所剖析三百餘事有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

犒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訔捐和平十二酒庫
積逋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為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
尹天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單
車夜至餘杭閲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
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
活甚衆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糴買官江東轉運司幹辦
公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為諸邑最皇族有
縱家僮殺人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

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臨安府除提轄文思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官出知嶽州兼都督兵馬府參議官軍師李銓據城謀爲變勢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行次永嘉復以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南劍州兼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

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
仍舊於是德祐内附三宫已北上而景炎新造未久又
航海去廼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省承制以
公知建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兵
為亂殺同知宣撫司事潛說友而屠其家公叔潛尸為
治後事且以計紿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閲擒雄誅之
以功陞宣撫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
而淮兵亂復作公率郡民捕其黨悉斬以殉閩生齒數

十百萬卒賴以完亡何而入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為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吹斯母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日大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為僧以卒餘悉以公奏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總管府事曰權中從仕郎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郎寧海縣尹皆卒曰建中從仕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

從太夫人留貿而歸卒于維揚驛無子以都中之子為其後曰端中從仕郎尤溪縣尹亦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為尼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將刋之茲碑潛竊惟公之忘身徇國亦既簡在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為天所祐年幾八袠貎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材猷德望矞用於時有光于前人盖人紀之大者三公之

為臣太夫人之為婦正議之為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夫人之弟茂民嘗以公薦為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公之歿也為之七走京師而致力於詞事尤悉夫亦有功於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於赫世祖總攬羣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逢由一言始歸護全閩惟天子使相彼林林孰完其生緊公是怙弗震弗驚迺疇民庸迺踐朝著迺啟迺沃迺居政路蠢茲島夷敢有不恭抗言請使出次于東溟波浩浩

其下不測長風大颿萬里一息天聲所加咿嘔睢盱韃靺帕首瀕伏路隅煌煌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赤舄几几胡蹈大難而以訃聞舍生取義哀動帝宸疏封進爵易名節惠于飾其終罔不備至公則逺矣遺烈不泯孰其承之惟後有人一畝之宫百世之祀麗牲有碑刻示無止

中書右丞相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鄆王謚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皇帝御興聖宫便殿中書省臣以故右丞相鄆文忠王神道之碑未建奏請勑臣某為之文以賜其家俾刻焉臣某竊惟王之宏模偉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塞明詔顧以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闕控辭則退而考其世次官閥行事之實序而銘之昧死以上謹按王諱拜珠系出扎拉爾氏六世祖諱岦根果斡從太祖皇帝伐奈曼以巳馬濟太祖步戰而歿贈推忠効節保大佐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六
世祖妣諱庫克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穆呼哩從
太祖皇帝滅克呼太祖即帝位以為左萬戸從破金入
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
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魯趙魏晉秦之地次
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為憾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
五世祖妣諱布哈爾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博囉嗣

國王奉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
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曾國王諡忠定高祖妣諱罕都呼追封曾
國王夫人曾祖諱巴圖爾從世祖皇帝伐宋為先鋒元
帥已渡江與世祖會鄂州而憲宗崩世祖俾總師留屯
而還歿於軍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東平王諡武靖曾祖妣鴻吉哩氏諱特穆倫昭
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王夫人祖諱安圖事世祖

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戸佐皇子北平王出鎮北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賛上册皇后皇太子議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天澤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商文定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哈瑪特桑格尚書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綱立太常寺以崇典禮定強竊盜賊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國朝之賢相必以為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

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上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奇味氏諱布延呼圖克累封魯王夫人考諱呼都克台成宗時襲掌環衛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加贈宣力迪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兖王餘如故妣都克塔氏諱托色嘉琿累封兖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勲世德別贈忠憲王開國元勲命世大臣之碑勅翰林

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為銘辭樹于王所食采地范陽之
通逹因臨幸而觀馬號其地曰駐蹕莊云王生五歲而
孤究王夫人撫育備至令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忠信
之說以開導之聞輒領解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入正
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上親執其手慰藉久之人見
王嶷然公輔之器相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襲掌
環衛歷事仁宗皇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
太常禮儀院使四年加榮祿大夫司徒仍領太常五年

遷金紫光禄大夫六年進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上在儲闈王之令
譽日聞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以扈從之臣而往來
宫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太
子福邪上嘉其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天
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啟
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節鴻亮聽者肅然夏五月加上
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者東朝嬖倖怙

寵干政首相特們德爾頗與之相為表裏仁宗不悅解
其政柄無何上崩英宗在諒闇中遂復出居相位睚眦
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誣蠛多陷于不測之罪其黨
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釁隙亦莫能自全王與之並相
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闕必公選掄而用之臺
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為譏已而深銜
之顧未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太歳在酉不宜
造寺於西山遂指以為謗訕言者既横加酷罰因盡斥

舊臣而援特薔為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巴爾濟蘇為宣政中政等九使索諾木為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據要途秋某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為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上使止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巴爾濟蘇與姦人妄獻民田而冒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索諾木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上為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專仍降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政集

大臣及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咸以所長収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内降待銓者六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修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減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女之奴於民間者以隷馬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胥慶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諾爾行宫亭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侈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結綵爲山張

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旨集諸儒議僉以為廟之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災宜更作前殿為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為太祖室以備祫享列聖神御間為一室東西兩間為祧而以今殿為後寢上可其奏廟制乃完上欲躬行享祀之禮王進太常所纂儀注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備大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斿列黃麾仗五千人上服通

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
不感歎以爲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上
親祓衮冕執圭瓚祼獻禮成還宫王率羣臣稱賀于大
明殿推恩錫賚有差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
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王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
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上稱善或勸
上純任釋氏之法以治天下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
道貴清静寂滅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

禮樂乃所以爲治也上黙黙有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寧獨大司農耶上以爲知大體甞賜以金脊殿車又甞閲寶玉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詔姻宗室女又辭命國工繪王像勅翰林侍講學士袁桷爲之贊御書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愳然真宰輔黄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上殊遇自任以天下之重事有當弛張知無不爲既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官爵仆其

碑籍其家皆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為之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已何備為然深患讒言之興因侍燕閒從容奏曰陛下不以臣年少無似使備員宰相方務彰善癉惡期致隆平苟有沮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為矣上曰卿第勉之果有間言朕不聽也三年夏上時巡甫至上京夜寐不寧趣大作佛事王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殫財困民未見其福上矍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

以為病乎自今其輟土木之役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訹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而已爾濟蘇之罔上為姦利事連特克實恐不自保遂與齊琳特穆爾等潛蓄異謀其年秋乘輿還次南坡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日薨於至治三年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大都宛平縣某鄉田村之原秋九月晉王入

繼逆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王像藏于秘書監某年加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改謚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餘如故祖考皆加贈進封焉夫人諱托克托呼太府卿賓喇布哈之女婦道母儀恊于閫範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今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

膳衣物仍勑奎章閣學士庫庫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四以是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王墓由東平王夫人進封鄆王夫人賜謚貞靜葢異數也子男二人長達爾瑪實哩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卒次音咱納實哩文宗時賜名都稜特穆爾襲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時十有一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重之

命受經於奎章閣歷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
府伊克扎爾古齊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
院皆再入為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遷大司農仍舊階開
府儀同三司端粹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
上起居弗懈益虔人以為能世其家臣濬歷觀帝之肇
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
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輝千齡然閱散之後相業無
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烈乘時奮庸

為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社於後繼述有人可謂卓冠古今夐絶倫比也已矧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勲賢貴胄夙受主知魚水之親脗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力摧百壬之鋒訖使朝廷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為尤難雖遭值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

也百世之下尚鑒于兹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英皇巖石爾瞻侃侃鄆王惟王之先鷹
揚朔土手挈中原歸奉真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濟
其美為國虎臣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
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綸經之業惟王敬承左右三朝
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乃
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諫行言聽乃宅百揆以佐
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適惟其時龍旂承

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有期孰使共兜接武夷夔緬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竦衆正所怙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既專化紘乃張贖靈滌盪天青日白檮杌鬼瑣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兹閔凶萬姓之悲攀髯抱弓金枝翠葢神游寥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帝念功勸辭圖堅于以勸忠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國同休永永無極

敕賜喀喇氏先塋碑

喀喇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勲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大司農達實特穆爾之請以聞詔臣某為之銘以達實特穆爾素善書有旨就令書丹别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焉臣溍忝以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喀喇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畧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

曰庫魯克曰雅雅其母臧㝹璊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寘褚中負以槖駝而來朝則太祖已賔天乃以二子獻于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為人所得而辱於奴隷敢以來歸幸他日為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曁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召入宿衛領寳保齊遂扈從伐宋母迴喀喇而復來值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禱于神祠若有稱好者再問而知為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世祖皇帝入正大統疇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户俾居與

和天城之大羅鎮母後以子牙牙貴追封雲中郡夫人雅雅贈宣忠翊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謚缺配呼都克台氏封邢國夫人繼和坦氏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烈王阿實克布哈丞相和寧忠獻王伊納克托克托皆雲中缺王之子丞相冀寧文忠王特穆爾達實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烈王年十四入侍世祖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入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

早朝露未晞跣行而前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久之以西手千戶領實保齊從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為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古齊浙西豪民朱清張瑄以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旨籍錄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司達嚕噶齊姦軌不作輦下肅清武宗即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尋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詰其倉

惶失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上命以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上爲貸其死有旨出内府鈔十五萬緡賞蹴踘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覩上玉色而進薄滋味寡嗜欲之戒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陛下既納臣言不足取信也上爲罷酒進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尋復爲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喀喇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甍享年四

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塔喇海德濟氏追封順寧王夫人博囉珍氏布古魯特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兄阿都瑪勒獵於燕南阿都瑪勒使獻所獲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愛手斮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鋭欲策馬出戰王執轡力諫上怒揮鞭

扶其手不退上不得已而止後與大將達勒達哈語及之達勒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托克托進諫可謂忠矣上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斯達爾罕稱疾卧直廬中王適以使事至京師乃俾馳告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間入朝窺伺神器既而仁宗奉太母至自懷孟忠烈諜知姦黨謀僞賀千秋而舉事亟白于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武宗聞太母詢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察事

機時太母以武宗遅迴不至已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
貴戚元勲推戴之誠忠烈至野馬川上見之甚喜行次
翁果察圖而王繼至趣使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太母及
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暨忠烈還報仁宗即日
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太母為皇太
后立仁宗為皇太子三宫恊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
也先是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曾視事否王對
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扈從之臣攙

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寧不上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

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濟爾噶呼侍上於潛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況濟爾噶呼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敷宣王度以為告戒王薦濟爾噶呼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上歎曰博爾濟博勒呼前朝人傑托克托乃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王

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聽者莫不領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名拜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為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粮工役選法刑獄十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上乃

為下令俾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贓罰鈔五百萬緡王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納古爾部人告其主為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伊克圖徵其舊民於齊王班布爾實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伊克圖齊王懼奔伊克圖以避之遂告齊王反王簿問得實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托和齊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綽哈廷議俾王往給其資裝王言時方寧謐

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圖古勒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往給之幾以激變尋復為中書左丞相仁宗眷之彌篤欲使均逸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達于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檝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

王以疑似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慟遮道不得前旣至賴
仁宗察其無他厚賜而遣之還鎭王至杭未幾遷江西
行中書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塔齊陰忌
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
之雲南會塔齊伏誅乃解王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
年二月二日薨享年五十有六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
勲至上柱國爵爲馮國公兼官爲集賢使仁虞使中都
留守司達嚕噶齊開寧路達嚕噶齊領崇福司回回司

天臺中衛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
運功臣太師中書左丞相階勲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謚
忠獻配額森氏封馮國夫人武宗又妻以輝和爾氏伊嚕
呼圖克仁獻章聖皇后之同乳也封薊國太夫人冀寧
文忠王以大臣子事明宗于潛邸宏才雅量好學下士
夙負公輔之望歷事累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為工刑兩
部侍郎擢監察御史遷秘書郎除禮部尚書遂參議中
書省事擢西臺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閣侍書學士除

大都留守遷同知樞密院事上既總攬權綱用𢧰𢧰爲中書右丞相王爲右丞以更新庶政科舉之廢也王在參議府爭之不得訖不署其奏牘至是力爲上言前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衆家奴齎鈔一千萬緡衣表裏各二萬疋往周給之王被命即行雖皸瘃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上爲御宣文閣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祀南郊王言熙事慶成宜均惠于下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

嶺北地寒不宜稼歲饑賑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由是備先具而民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亭户之力中政近臣謀發番舶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夷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沒入其人於有司以為奴王以為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可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還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至京師

刺探國事王曰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果有其人正可令睹中國之盛歸告國人使知嚮慕旁觀稱嘆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静重持大體不為苛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猶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法上從之遂著為令飢民集於輦下奏出贓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觀為糜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為平章政事進位次於端揆大駕時巡

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豪民貪夫得買其籌貼以為利王請别發米二千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絶民蒙其惠乞觧政柄不允拜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修法度奏立内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陛辭上親臨遣責以成効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

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朝
廷患僧徒擁厚貲事兼幷抑使與齊民均受役於官柄
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故老俾預大議
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二品歲
一再詣國庠進諸生而奬厲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
直學術正大剸裁庶務片言立决重輕予奪各適其宜
上嘗問為治何先王對曰莫先於法祖宗上因稱王文
統為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世祖行仁義而

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為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迹之何足闕聖念乎葢王於書無不讀尤喜閩儒先性理之説而明於義利之辨相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得危疾上命近臣挾名醫狎至疾已不可為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年四十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上命有司護其葬仍給賻鈔二十五萬緡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至上柱國兼官為實保齊右手萬

户左阿蘇親軍宣忠俄羅斯親軍都指揮使司達嚕噶齊提調留守司武衛太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衛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勲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配楚庫勤氏追封冀寧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位不可久虚上曰特穆爾達實有兼人之才後難為繼朕當徐思之金山嘉鵶巴使者入見上顧謂知樞密院昂吉爾曰特穆爾達實籌邊事皆與朕意合斯人豈可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喀喇氏世譜雲中

王之配邢國夫人生四子曰巴拜實喇曰哈齊濟贈推
忠宣力保德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榮王謚忠武曰布斯必達授甘肅行省右丞曰阿
都瑪勒繼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
王也忠烈子男二長哈扎爾順寧府達嚕噶齊次伯嘉
訥前尹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為盜者所活一百十六人
累遷中政院使女一阿爾必斯默色適上都兵馬都指
揮使伊斯瑪音封雲中郡君孫男一托和齊女二忠獻

子男九長巴圖　仁虞都總管府達魯噶齊贈禮部尚書次即冀寧文忠王次伊蘇烏爾圖華同知樞密院事次達實特穆爾嘗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為大司農拜銀青榮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達布哈次鄂爾和特穆爾皆早卒次圖烈太府太監次哈達特穆爾大都副留守次旺嘉律同僉資正院事女八長哈達和塔拉適衛王喀巴　次特穆倫

適禮部侍郎布哈次伊嚕勒適集賢大學士兼内史豊國
公齊哩克次拜呼圖克適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古齊吹斯
丹多爾濟次策咧實戬適諸王曼濟次托克托倫適中書
刑部侍郎巴拜托克托倫卒次保僧繼之次布爾罕呼喇
早卒盖忠獻九子惟文忠及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劄
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巴圖爾襲
領實保齊次天保努女三長拜德濟適中政院判官三
閭次諤勒哲德濟適衛王子策咧實巴次德濟伊蘇烏爾

圖華之男一耨埒女[缺]達賚特穆爾之男一旺扎勒實哩女一拾童圖烈之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特穆爾之男二長萬次某女[缺]旺嘉律之男一博囉特穆爾魯孫男[缺]女[缺]巴圖爾之男二長圖魯仁虞都總管府達魯噶齊次諤勒哲特穆爾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宮家莊之别墅賜額景賢後即其中為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于先聖先師則侑食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兄之子孫惟榮忠武王

之子雅克布琳雅布薩爾台拜布哈巴咱爾為最顯雅克布琳
卒官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太保興國公贈推誠效節佐
運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
謚忠襄雅布薩爾台大司農拜布哈嶺北行省平章政事
巴咱爾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皆至大
官莫得而殫紀也臣濳欽惟太祖皇帝肇基朔漠世祖
皇帝統壹方夏溥天率土共惟帝臣傑出其間而膺國
家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喀喇氏之先老母弱子不

絶如綫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於後人者天實佑之豈偶然哉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今獨取其關於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顯詩之乃若今大司農之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藴紹休前人珪傳組襲方興未艾屢書不一書是在後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微緜緜瓜瓞天實培之猗康里氏家有賢母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

奕葉四相六王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
偉被堅執銳出從撫軍佩玉瓊琚入侍嚴宸塤篪伯仲
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陽九之阨國有危疑民
心靡止孰為砥著桓桓忠烈乃心帝室明炳幾先不俟
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大憝廓
清德音布濩九廟尊安三宮悅豫天子有命忠獻是胥
乃位弼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寧有一夫不
被其澤帝睠南服爰資保釐克勤小物靡有遐遺秉其

忠貞夷險一節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昇於文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紬書金匱談經旃厦堯舜其君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量能授任内外惟均懐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憖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顯册史臣奉詔表此幽穸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

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詔贈故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伊蘇岱爾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於是王之薨五十年矣皇上纘承鴻業追念舊勳不以存亡久近為間渙頒異數以照臨之甚盛德也臣溍承乏詞林既推述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上復用中書奏勑臣溍考推功業勒兹樂石臣被命而退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袞諾爾訪求王世系官閥行事之實序而銘

之王元名特穆爾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伊蘇岱爾
系出烏蘭哈達氏其先曰哲勒默生哈準哈準生哈
巴爾於王為曽大父有子二人曰哈勒琿曰蘇布特俱
以驍勇善射稱哈勒琿則王之大父也以哈必齊百户
事太祖皇帝哈巴爾嘗從太祖飲班珠爾河之水遇盗舉
槍欲刺之為哈勒琿反鋒所刺人馬俱踣又嘗從太祖
避奈曼追兵於長城之南哈勒琿射却其渠帥餘衆夜
自相驚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禄而卒父曰

哈坦太宗正府伊克扎爾古齊毋曰某王生於朔漠資
禀雄毅沈重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入侍世祖皇帝
列職于環衛以忠議深被眷知蘇布特之孫是為丞相
河南武定王阿珠受詔伐宋王於武定為從弟武定察
其材智絶人可為已貳言於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
城下襄陽至元十一年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巴延
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
由中道將濒江忠武武密謀於武定為擣虛之計王從武

定以昏時泝流行二十里夜半絶江徑渡黎明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武定俾王乘髙覘之見其陣勢首尾横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三萬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逐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懐其惠而樂於趍事赴功十二年有旨行中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鎮江别勑武定攻搠

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出奇兵斷真州餉道宋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流王從武定領伉健善彀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矢灼其蓬檣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戰王無不在行閒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朝廷第功行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國上將軍奉省檄馳報邊事王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便殿出

牘于悚上大竒之名近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上悅令縱横行殿中而黙察之知為偉器諭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中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上詰宰臣曰朕初意以為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魯國忠武王安圖自北邊歸秉政為世祖言特穆爾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位宜升用之其言適

契於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參政郭佑參議圖魯格見降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甫視政而宗王納延叛扈蹕親征給餉運籌備殫其勤既平納延羣臣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餘黨金家努塔布台悉戡定之乃還上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因奏臣前出軍至伊奇喇斯之地有

來供餽餉尊者上命厚賞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姦人乘災異相扇揺藩王為其言所動者三人民大惶惑上慮納延之黨因而為變遣王引兵五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其乏絶敎民無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為盜者無少貸汝三藩王而鞫之始皆倔強不伏旣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辜事聞上甚韙之遼賜行省治懿州驛道

自北京至上都頗迴遠王因奏請徙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人户物力之乏絶其二以隷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為便方是時僧格在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毒及編民王既還居政府乃列上其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僧格及同惡皆誅死王以是益為上所親信某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仍舊階榮禄大夫成宗皇帝以王先朝舊弼委任

愈專江浙省治錢唐實宋之故都所統列郡民物殷盛
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為巨鎮非朝廷
重臣莫克任藩屏之寄王威望素著涖事伊始風采一
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權貴無或敢撓其政
豪強震懾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以疾薨
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某月某日還葬于大都宛平
縣郎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已者莫能伺
其閒隙由是始卒無疵然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

知名王之配曰呼都克追封安慶王夫人子男三人曰呼喇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塔沁御史中丞曰茂巴爾斯南陽府達嚕噶齊女一人曰茂海適翰林學士承旨都木達孫男九人托音納爾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努都爾噶同知都護府事袞諾爾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某某某臣滑竊觀自昔君臣際會之盛或策勲於行

陣之間或訏謨于廟朝之上未始不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是宜没而不亡克承天寵慶流後裔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賁其丘隧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寶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仡仡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拔鞭勇往訖成儁功光膺上賞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櫜鞬取彼叛王旄頭豹尾

凱旋京闕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權姦擅國簧鼓聖聽朝綱紊弛民不堪命白發其私靡所覆藏揚于大廷解弦易張肅持政柄坐鎮南服枹鼓不鳴家給人足庶遄其歸衮衣繡裳胡不憖遺奄其淪亡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履之舊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木清風念舊報功褒美有詔申勑詞臣薦此碑號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

拉爾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伯勒格特穆爾爲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資政院使臣多爾濟巴勒與大司徒臣雅克布哈同侍上於經筵十年四月十九日上復用臣雅克布哈奏命翰林侍講學

士臣溍銘其神道之碑別敕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臣多爾濟巴勒使書而刻焉臣溍謹按史臣危素所述公行狀公諱伯勒格特穆爾系出札拉爾氏六世祖諱㟧根果斡事太祖皇帝從征伐劄默爾奇斯奈曼諸部奈曼已降而復畔往討之太祖馬僨遂以己所乘馬奉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妣庫克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穆呼哩從太祖皇帝滅克呼王汗

太祖既踐天位以為左萬户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趙魏齊魯晉秦之地悉平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妣布哈爾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博囉嗣國王奉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肅二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定妣布濟克追封魯

國王夫人曾祖諱蘇肯徹爾嗣國王從太宗皇帝攻鳳翔破宋兵於河南攻宋衮陽入郢州贈宣忠同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烈妣某氏特默呼圖克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納延性謙和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皇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兄呼喇濟長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耳叩頭涕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呼喇濟嗣為國王事無鉅細必咨

而後行居常誨羣從子姪曰昔我先太師國王躬擐甲
冑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乃集大功賞延後裔恩至
渥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人之令名其敬戒之哉初
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事敷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
典故尤習上以為可大用因稱之曰色辰色辰者華言
大賢也竟未及用而卒甚可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烏嚕氏
蘇爾台追封魯郡夫人考諱碩德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

遼西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顧謂近臣曰碩德通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朝儀宗藩戚里爭訟弗決者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族中可繼卿者為誰對曰性行淳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上深然之會始建通政院即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之遠近以立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不聽納因言遼陽女真之東沃濟濟喇敏二旗之人數入寇内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上難其

人僉言碩德元勳世胄識慮深長可使也上恐其憚於
行召問之對曰先臣當國家肇造之初不避鋒刃萬死
一生以身狥國陛下不以臣年少愚戇俾效驅策臣請
行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遣之女真舊土有碩達勒達萬户
府兵民乏食廷議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羣訴于公
令追所侵匿以給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府道
路險阻巖石錯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杷
行氷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乃爲相山川形勢除道以

通往來人以為便沃濟濟喇敏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御乖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户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之曰朝廷為汝等遠人不霑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来切責有司而存恤汝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為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徙開元適與之遇為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為文

學侍從之臣還朝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
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玉笠頂連珠束帶且曰他日
思所以處卿也扈駕親征乃頗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
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還
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為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佞幸
以勲閥之裔為國世臣遭陲重事故當任責賴陛下威
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
人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

又聞其賢迎勞愈恭乃諭密吉爲道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切發於至誠咸歎服曰真天使也既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碩德爲法特賜珠濟遜衣以旌之疾竟不起今贈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謚如故先是嘗獲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蓋

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上獻夫人鴻吉哩氏托克托津因御史中丞崔公彧以進于徽仁裕聖皇后旣而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為玆實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夫人公蚤孤太夫人敎以國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刻意於學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旬月藥必親嘗成宗遣尚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封股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私室封肉七臠以和藥疾愈公丰姿凝粹而器量宏達嘗燕客家僮滌玉

杯誤墜地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衆莫不嘆服逮事仁宗皇帝眷遇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上嘗問周文王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為之俯聽賜以巵酒獎諭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世所分食邑平其徭役而恤其貧之在官恒以律身報國為務論議可否不避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生於至元二十三年某月某日薨於延祐四年閏月某日享年三十有二訃聞上嘗宁而嘆曰天胡奪予良

臣之遠也命賻以鈔萬五千貫仍降璽書存䕶其家公
先塋在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葬遂以其年三
月某日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潮水西吳嘉會配阿爾拉
氏布圖庫默色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
人多爾濟已勒公殁時方在襁褓中既長力學自立由
尚衣奉御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監擢監察御史入奎
章閣歷供奉承制侍書學士遂為翰林學士遷大宗正
府伊克扎爾古齊出為江北淮東道肅政㢘訪使江南

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入為資正院使拜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中丞改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太常禮儀院使召還中政院使令為榮禄大夫資正院使提調宣文閣知經筵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斯罕等處打捕鷹房齊哩克昆萬戶府達嚕噶齊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長適遜多氏實哩由裕宗皇帝位下集賽官為資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齊拉衮與忠武王同

事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頁穆氏博囉特穆爾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特古斯特穆爾圖沁特穆爾呼都克布哈臣濟竊覩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以彌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平守文之主共天下之福惟扎拉爾氏有大功於帝室世享王封大衆始敎行禮讓而不敢先其兄右轄辯章之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餘慶所鍾在于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

上知致位一品疏恩三世玆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潛德闇然日章久欝必發理之常也臣滔鄙陋荒落不能敷揚聖意褒大遺烈承詔書辭無任戰栗銘曰

天啓興運篤生元臣勲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遠有系序四世五王逮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世其忠貞傳子及孫乃躋膴仕守夫一官再世不徙公少悅學以至孝稱淵乎雅度喜愠不形材謂則多小試輒効人方徯公謀謨廊廟齒不使平遽以考終委

祉後賢大亢其宗寵靈所加襚以袞職刻銘為章告于玄宅有開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履茲故封申錫頌辭用垂不朽河山之誓相為永久

宣徽使太保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達實密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年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守正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忠亮又六年史臣禮部尚書曹元用始

奉敕撰次公行業以為神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為今
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
學士承旨臣岳柱為奏請命臣溍繼元用為之銘以賜
其家俾刻焉謹按公諱達實密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剌
婁氏曾祖瑪穆特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
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
公父哈濟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定國公曾祖妣
塔塔爾氏祖妣囬回氏並中山郡夫人妣阿爾德哷濟達氏

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素倜儻有
大志知天命之有歸當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
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斯蘭来覲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
乃以司徒公為質子時年尚幼上命育于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為博囉齊博囉齊盖古内饔之職最為親密
司徒公以恭謹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西貴
族定國夫人也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皆與在
行尋以疾文公少襲父職為博囉齊世祖甚愛重之嘗

侍上左右極論阿哈瑪特尚書省之政蠹國病民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事公徐對曰犬馬知報其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哈瑪特死尚書省罷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百緡且諭旨後有所知其盡言無諱從討叛王納延有功妻以名族女塔塔爾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杭愛之役督餉餽於雲中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待罪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

百兩鈔千五百緡公因奏草青畜肥之日尚賒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給以半年之食上從之衆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有旨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曁僧格伏誅而其言皆驗詔賜宅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遇之厚有加於前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内向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獨往恐生他虞宜徐行俟衆大集而後進

乃可為萬全之策上韙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為御與其子瑪努勒侍上疾於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成宗賓天公北迓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宸極仁宗在儲闈以公先朝舊人奏為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千畝仁宗踐阼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不汙其事仍充舊

職歴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榮祿大夫甞侍坐侑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上旨賜三帶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隕其世業者必自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茍取不妄用恒以忠君報國尊祖睦族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介潔寬厚愛人輕財樂施人有忿爭構怨得一言莫不為之釋然咸稱其長者元配納蘇瑪勒

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
封定國夫人繼室即世祖所賜塔塔爾氏尤篤於慈愛
視三子如己出亦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長瑪努勒累官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
旨榮禄大夫致仕次實都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
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後公十八年卒次奇納資善大夫
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伊埒岱爾闌遺少監嚕必齊
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某某某某曾孫男八人臣

滑奉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之
而申之以銘于以昭示聖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久近
為間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啓
家西域肇自高魯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帝臣荷天
之寵傳及子孫逮公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
問密勿告猷連拄大姦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
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綴班台輔身後之榮赫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

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額琳沁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額琳沁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

二日薨于位年五十有二訃聞天子為之嗟悼不已知

樞密院臣婁章額琳沁之弟適宿衛禁中上弔慰之詔

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葬

于真定欒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年冬

十月十有二日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院事昂吉爾臣呼遜臣額森特穆爾等皆婁章之同列乃代為奏請上既可其奏遂傳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潛為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丹别敕禮部尚書臣台哈布哈篆其額臣潛謹按公諱額琳沁輝和爾人上世為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瘿剖其瘿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

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為德濟必里克呼圖克諱言智福
大相也四世祖蘇爾約蘇托果琳之官為烏嚕諤齊諱
言大臣也父于俱從其國主来歸于我太祖皇帝蘇爾
約蘇托果琳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功令侍
睿宗皇帝於藩邸莊聖皇后子事之以為斷事官真定
睿宗分地遂以為達嚕噶齊俾世襲其職曾祖諱巴勒丹
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祖諱琳沁事世祖皇帝為榮禄
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納事仁宗皇帝為金紫光

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入為通政使用新制換榮祿大夫泰定間終於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羣兒狎長者偶見其飲酒責之曰是兒少嗜飲他日可覲其成立乎公聞之即絶飲而深自飭厲年逾二十為英宗皇帝御位下筆且齊泰定初為內八府宰相高麗嗣王阿南達實哩既襲位其從父弟譖勒哲圖𢤱于上曰我父兄也彼父弟也烏得為王阿南達實哩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至是有旨命

公以阿南達實哩復國公具宣徳意以告其人闔境之內無不悦服初公弟婁章從明宗皇帝北狩聞闗虎口調護聖躬親幸無與比大駕還自朔漠公與一二人臣奉皇帝璽綬遠迓于格根察罕上大悦奬諭之曰卿祖父克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萃於一門惟予一人汝嘉即除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壅滯已久俾幕僚閲其牘而一清之故事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使諸王必慎擇其人未嘗

辱命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
廉訪使名還除通政院使奉詔廵視驛傳公不憚險遠
歷實喇哈斯達巴抵鴻和爾穆稜之地事有當更革隨
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東勝州之吳欒永興馬牛十三驛
牧馬草地為諸人所侵冒訟久弗決公被旨按問得其
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地已十六七年一旦
同聲辭服願返所侵地公為正其經界而緩其歷年之
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殘拯獘為務遇灾

沴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於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為皆歎服曰非琳沁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碑於欒陽驛以頌美焉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通鹽法之為民害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旱有禱輒應形於歌謡事聞有詔奬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帥座之首未幾淮潁羣盗竊發鄰郡騷然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被害尤酷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公獨任閫事使至即行不宿命於家若

豫備然宣靖王尋遣集賽台十人與諸郡兵来從至邳
州境内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二人
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衆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
七十餘級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以矢盡回沂州收兵
復出往来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我安可辭其責諜知盜在膠州
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後人賴公區畫素定故
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不雨民聞公至曰是

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日果應禱而雨民饑則為之設法以勸分薄關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寛不失於縱所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以静識者以為得大臣體遽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布延金貴族完顔氏陜西行中書省右丞嘉琿達之女累封范陽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于姻族公兄弟十人兄曰班布爾實中奉大夫河東

山西道宣慰使曰羅和弟曰晏章光祿大夫知樞密院
事曰楚多爾中奉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嚕噶齊曰訥
呼圖資善大夫宮傅曰達爾罕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
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曰實默圖 缺 大夫中書參知政
事曰巴延特穆爾朝散大夫光祿少卿班布爾實羅和達
爾罕羅羅皆前卒夫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弟逆于
通州而葬於京城南佛舍推慕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
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公曰玆幸獲襄大事而

公歿無遺胥恐其行能勞烈久遂湮沒盍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謀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識矣龍光下賁炳耀泉壤公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羣才雲合咸在轂中惟公之先夙陪禁近地官之貴疏榮一品積慶所鍾篤生後賢再世辨章相業是傳公方盛年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為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昭宣皇度肅政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所達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患夫才難夫

孰如公克世其官来旬来宣保兹東土潢池弄兵公奮

厥武以寡敵衆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氛祲廓清簡在上

衷進位丞弼殿于大藩民用寧壹盍遄其歸使秉事樞

奄其逝矣當宁欷歔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詒勤銘垂

示無止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

神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殁且葬二十

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皇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羅羅奏請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為之銘資政院使臣多爾濟巴勒書其文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焉臣溍謹按公諱士恭字肅卿姓董氏真定之藁城人贈光禄大夫大司徒趙國宣懿公諱昕公曾祖考也龍虎衛上将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祖考也資德大夫

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顧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甍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士珍至上前命返往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周旋中度大竒之自是出入禁闥無間問曽學射否對曰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事於武况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矢之事未之學也上頗

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勲勞非他漢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入備宿衛為尚奉御從成宗皇帝至賽音布拉克方俾道流設黄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命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旨益被奬眷忠烈公九子正獻次居八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徳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為太監上怒曰

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監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宫車宴駕親王有覬覦神器者亟欲得符璽公橫身堅守至廢寢食仁宗入平内難公奉御寶以進詢其姓名以父名對仁宗大悦俾司舊職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以黄金帶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為院即拜公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勑樹碑先塋賜以鈔十萬緡辭至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毫不以他用四年出為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侍御史處事務舉大綱不為苛細人服其知體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為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典瑞卿俾僚幕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既至適有皇族位公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上乎願處其下上坐寢殿遣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勲舊之子故兹委任其毋多讓待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已乃拜命入謝上嘉奬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苦以薄斂省刑對問臣子

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任清獻公薨於開平特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盖異數也延祐二年復立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王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加升擢乃以公為御史中丞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陜西嘗有旨命之迎接便服不拜俄一日詔下肩輿登堂北面而坐衆皆惡其無禮而畏其勢燄無敢以為言者公厲聲曰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衆官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

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諸察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自劾者歲大旱公齋沐潛禱于九龍池而雨歲即大熟俄謝病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為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游田里杜門謝客與世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官途東馳西騖不遑寧處今幸獲役閑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

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
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於藁城九門先塋
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公之女封
某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某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
大中大夫東昌路總管次守訓 缺 大夫中書工部司
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
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樞孫男二人
鎛鏠女二人公質貌魁奇性度坦夷愼威儀寡言語以

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上眷雖渥未老而休人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為高也臣濫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隷太史氏頃歲被旨纂脩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承詔嗣為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貞易所謂謙謙君子蓋兼之矣宜其光膺眷倚為國親臣勲德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顧鄙陋衰朽莫能上副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

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勲庸蟬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閥蚤有令聞從容入對弗極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閒命以典瑞實惟世官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雍容寬伺人惟求舊由監而卿温其天語褒以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重臣貴倨人莫敢言公顯斥之朝廷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游頌使節公不為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史臣勒

銘曰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兾國公謚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二月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兾國公謚忠肅中書宰臣既奉制付外施行夏四月丙子復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

勅翰林直學士臣溍為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朞順書篆以賜焉臣溍頓首受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判官鑰以其孤鎰祥事未畢代為奉集賢侍講學士蘓天爵所述行狀授溍曰請以備采擇臣溍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城公諱守簡字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書樞

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正獻考諱士珍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備宿衛克遵祖父之訓耆直不踰矩剋步武必中尺度仁宗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為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家世之舊給事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況國家

肇置集賢資其徳義以輔翼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謙讓今為卿成之公兄方官於典瑞乃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善詭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為俚語以誚之上曰董僉院儒者勿嫚侮也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間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上嘉納焉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勲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上問卿平居何好何

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師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竊好其意恵末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嘗習之非所好也上恱有名馳良馬錦幣之賜公奉詔禱祠秦蜀山川而還上問来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死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来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罪上曰御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眷遇彌渥丐外遷嘉議大夫淮安路總管為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土豪武挾其黨與恣為暴横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

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禄廪倡僚屬及
富家捐錢出粟士著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
流移而至者則為粥以食之慮衆之所聚易生疫癘則
處以閑曠高爽之地死則收瘞焉既而朝廷講救荒之
政下令募民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於用之
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為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
而獨飽乎邦溝水涸運道弗通發官帑僦工疏浚之因
使貧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為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禱

輒應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徙汴梁總管郡人挽留不得
行單騎由他道而去汴梁為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
劇公操約馭詳廷無留訟齊人官于汴而不返者有弟
利其家貲迫寡嫂破冢出其柩歸葬於鄉嫂弗欲而莫
能止也則匿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弟下嫂于獄鄰
有豪家覬以賤價得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
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論死宛
丘有惡少為宗族閭里害其同黨秉衆怒殺之而誘其

妻以逃事覺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為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徭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遷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為公恪共其職無少

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告歸居無何召為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為之無難也輦轂之下豪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大振聞者無不震讋期月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

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先是創建龍
翔集慶寺雜取土田器物之籍於官者以給之故平章
政事張蔡公別業以隷焉被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猶
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
用人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為直以察為明不動聲色而
保完正氣其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
臣以非才忝備官使受任以来夙夜戰兢恒懼隳祖父
之遺業而負國家之至恩況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於

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乎上曰此朕志素定卿其勉思報効可也公既視事以畿甸之民阻飢白于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執惟公為漢人畫禦灾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為之枯槁新進士當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朝廷下詔求賢將以為公卿大夫之儲茍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策不如獻粟為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衆無以

對乃授進士官如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爲盜不求所以使之不爲盜而淫刑以逞豈善政乎
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僞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赦前豈可使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人皆釋不問以左丞知經筵事仍總裁遼金元三史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祿大

夫公楼舊比固辭上再三勉諭乃拜受至正六年夏四
月大駕時廵上京公扈從至幄殿上解御服以賜命居
大都留𦶜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五臨終
告其子鏜曰我在中書時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
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亟為之言訖而逝訃聞上為之
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護視其歸葬遂以
六月癸酉葬蘗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稟沈毅履
行淳篤生將相家而未始恭於貴驕清獻公家法素嚴

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瞭然心目之間盖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烈家庭之訓曰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勲名皆朝廷聖德神功之所及今老矣無能為也汝等當思庶慎不敢以報國家忒以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禄不侈於自奉惟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羣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教子必延名

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度故
殁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惜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
沖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閫範累封趙國夫人
子男二人長鉞内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
鐽好學而有立當用廕補官未命女二長適秘書監丞
鄭鄉次適崇福司丞張某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
傑起而應之卒資其力以成大業至於策功行賞剖符
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禄重侯累將未為之人若夫異

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未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衆來歸與金人戰死濰水上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用俱以勳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江而還曁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巴延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郎而卿逾二十年子孫

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他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為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于賛書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滑劉繫末學固不敢竊自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詔旨序次本末抑亦庶幾無媿辭者矣

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天造方新聖作物覩豪傑之興克歸真主篤生後賢卒其伐功皇靈所加四方来同河山帶礪勲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武逮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運保其盈成公滋益恭委蛇進退陟降左右踐敭中外莬符龍節未究所施乃預樞莞乃佐宰司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丕昭異數一鑑之亡哀動帝宸拊髀曰嘻兹予世臣錫之終章下賁玄宅申以頌詞樹此貞石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
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皇帝時廵上京秋七月丙戌御
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宁憫焉興
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俾
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
直學士臣溍為之文仍勑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溍蒙恩起

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承命震惕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隸太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脩撰劉聞所上容臺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幽堂之銘公諱傒斯字曼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定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家于袁與居盱江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積同祖司揭而

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侯汝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軼莫得而詳公於積為缺世孫占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寵羣臣贈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為額祖妣黄氏何氏妣黄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

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為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為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師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仁宗踐阼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甚謹人不

知為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相頡頏而公名最為暴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為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脩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覩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筆他人

眞謄吏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
脩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
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内艱公十年間三應奉翰
林於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王公每謂與
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歷二年
文宗始聚勲戚大臣之子孫于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
院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
郎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

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為貰馬公徽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驚之示不欲以已為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公未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産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

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户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産困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賴以甦至順元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

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歴陳其制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名為之坐閲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於國子監監下於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為便五年奉旨函香祠北嶽濟瀆南鎮竣事可缺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促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上親

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聞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
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肇開經筵首以公兼
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
事公階自 缺 郎 缺 遷至中順大夫其為侍講階當與
品對而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為例 缺 四等轉九
階為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 缺 曰知多宰
執大臣微辭奥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所言往往寓
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

以賜之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於漷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上樽諭旨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財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

於朝堂公抗言當無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曁公等六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録惡雖小

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辰入酉出僶不敢休會盛夏雨潦襆被宿舘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勞史局以公故為改燕日使者

以聞上為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
官舸送其柩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能
得其歡心日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
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與兄弟有無相通
始終無閒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僕得罪亦寬容之
人問之曰長上過下稍見苛急後生缺習暴戾不得不
以身教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急於得士考鄉試者
二考會試者一為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

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牓舉人為教官廟堂以咨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時流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閭吏之貪墨病民亦不曲為之揜覆達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悔間寓其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公為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律詩

偉然有威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國家大典册及元勲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爲重仙翁釋子殊邦絶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寳而傳之暮年求文者衆寢食爲廢殊不以爲厭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奉金爲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贓敗客有爲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

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即程氏大中大夫同知湖北道宣慰司事嚴卿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楊湘蓋人才之生必於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於

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庶士起遠方而
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爲儒宗文師荐膺眷遇勤
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於
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後昆在仁廟時郡
獻俁俁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載筆
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
作清閟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扶不矜逮今昌辰

峻蹐邇列翩其遠引萬夫莫過天子有命式遄公歸重

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天子不自神聖廣厦細氊公言

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厥藏發潛闡

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參錯偎并

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衆功訖于絶筆克成公志公

死不没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豈終敬故

尊賢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于樂石

文獻集卷十上